

当你老了

徐慧芬

公园长椅上坐着一对父子,四五岁的稚子捧着一本童书,边上年轻的父亲向小儿解说些什么。冬日的暖阳罩在这对父子身上,画面怡人。

不远处一辆代步车过来了。一位老者慢吞吞从车上下来,身体一晃一晃。小儿抬眼望去,叫了起来:“爸爸快看,企鹅来了!哈哈,老爷爷是企鹅!”

老者穿着臃肿,黑白色相间的羽绒服加上步态,模样着实有点像企鹅。那位父亲轻轻喝住了小儿:“小孩要懂礼貌,不可以嘲笑爷爷!”“那爷爷走路为啥摇摇摆摆呢?”“因为爷爷年纪大了,走路平衡能力差了,就像你更小的时候,走起路来也是这样的……”一旁的我目睹这一幕,很是感慨,为这位父亲点赞。

确实,人生两头,幼年和老年都是难的。婴儿出世,嗷嗷待哺、咿呀学语、蹒跚走路,乃至求学的各个阶段无不需要别人帮助。人到衰年,牙齿脱了,眼睛花了,耳朵聋了,思维慢了,行动木了……凡此种种难处,也需要他人相助。民间有句俗语叫“我养你小,你养我老”讲的就是人间这样一种双向扶持。

动物界里,怜幼养小是共通法则,然尊老助老或许只有在人类世界里才是普遍规则。1981年甘肃汉墓出土了一件文物《王杖诏书令册简》,这是汉代记录养老制度的法律文书,是汉宣帝时期的诏书。诏书规定了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可获鸠杖(朝廷授予的手杖),持杖者享司法豁免(非重罪免刑)、赋役减免等特权。六十岁以上的鳏寡老人免税,孤残免劳役等。另外还定了惩罚制度:殴辱持杖者按“大逆不道”罪处弃市(死刑)。这部中国最早的尊老法典,让老年人的权益从制度上得到了保障,可见中华民族的尊老传统历史悠久。

时代发展至今,“尊老孝亲”已是社会普遍理念。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了子女赡养义务和老人合法权益。对老年人公共服务的优待、社区的关爱服务措施以及为年长者提供住宿、护理、医疗等全方位服务的养老机构也在不断优化。

一则视频中,一位记者访问入住某养老社区的一位长者,问她怎么想到住养老院的?老太太说,我一人独居生活还能自理,但儿女不大有空来陪我,身边讲话的人也没有,听说这里设施齐全服务也好,我来此地试住了一下,管家们对老人关怀备至还时常陪我们聊天,我手机上有几个功能不会用,年轻人不怕麻烦手把手教会了我,我在这里很开心,所以试住后马上正式入住了。

记者又采访了该养老社区的负责人。领导介绍说,我们这儿的服务员大多是从护理学校毕业出来的年轻人,他们虽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,但真正要融入到与老人共处的这个家庭中,更需要另一种能力,那就是与长者的共情力。在他们入职的培训课程里,我们特意安排了“当你老了”这一课,让护理员穿上八公斤的负重背心,双脚踝绑上负重沙袋、膝盖和肘关节、指关节都戴上关节限制套,同时佩戴视觉模糊镜,要求体验者在负重状态下完成坐下站立、上下楼梯、弯腰系鞋带、端水夹菜等动作,亲身体验老年人因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种种不便和困难,让年轻人感同身受,真正产生同理心。这位负责人又说,养老这一块,环境设施是硬件,人对人的服务是软件,这两种实力同样重要。现在新型的养老社区硬件都不错,要留得住人,软实力的优势更重要。

社会尊老的硬实力是由完善的法律保障、健全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、适老化的基础设施和财政投入所构建,软实力则体现为孝亲敬老的文化传承、社会风尚营造的精神关怀及代际和谐等。而后的提升或许更需要花大功夫。

新年,是时间的新坐标;往前走的路,又有了新方向。

多年前,从内地出差沿海,数千公里的行程,驾驶员师傅居然没走错路,顺风顺水就抵达了目的地。因为车上安装了卫星导航仪。因此我就想,人的心中也应该有个导航仪,并时刻将其设置于开启状态,引导人们跨出的每一个脚步。

去年去北京旅行,一女同事刚在酒店安顿下来就急匆匆上街。这个团队几十号人,谁也没有留意到少了她。当天黑时她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,人们发现她眼睛红得像桃子。一问究竟,才知道她出门时忘了记住宾馆名和所在街道,不知道目的地在哪儿,所以一下子觉得自己仿佛大海中的一叶浮萍,不知该漂向何方。打领队的电话关机。打其他同事的电话也关机。当年漫游费老贵,所以大家一到北京就纷纷关机,直到手机电池的电快打光时,领队终于开机了,她才终于像一只离群的鸟儿重新回归队伍。

我恐怕是最没方向感的人之一。我不大喜欢旅行,除了怕逃难一般的苦累,很大程度在于我缺乏方向感。在异地他乡,若独自出行,尤其晚上,须得一路看门牌或街道

和碗姑娘其实没见过几次面。老家上虞那边的习俗,未出阁的女孩叫姑娘。碗姑娘没有结过婚,到老了还是被人叫碗姑娘。

先前,隔天的一大早,大脚阿婆会来给我娘梳头。她是从舢舨厂新桥那里走过来的,也就是现在的恒丰路桥,到我家有段距离的,还好她是大脚,走路爽气。她会用篦箕先给娘娘篦上好一会,篦箕有好几把,粗细不一,篦得娘娘十分舒服,然后蘸着刨花水,把头发梳整齐,再在脑后盘个髻,套上黑色的网罩。梳好头,娘娘显得神清气爽,每次都留大脚阿婆吃了早饭再走。偶尔,大脚阿婆会把孙女一起带来。女孩也就六七岁的样子,不认生,眼睛很大,瞳仁微微发蓝。那便是碗姑娘。我比她略大几岁,娘娘叫我领着她在弄堂里玩。弄堂里的小伙伴叫她蓝眼睛。

娘娘说,婉字起得好,显得文静贤惠。大脚阿婆也识得几个字的,说,不是女字偏旁的,是碗盏的碗。娘娘不解。大脚阿婆说,天底下,饭碗最要紧,吃饭最要紧。娘娘说,这倒是实话。

一日早上,大脚阿婆领着碗姑娘一起来的,进门就说,今天再给阿娘梳头,明早就回乡下去了,不再来上海了。娘娘叹了口气,说,梳好头,多坐一歇,聊聊天,吃了中饭再走。娘娘叫我先去跃进食堂占位子。娘娘来后,点了一碟煎杂鱼,一碗炒干丝,一碗肉丝豆腐羹,四碗饭。事先娘娘特意关照我,筷头缩缩,让人客吃。大脚阿婆只是扒饭,不大吃菜,碗姑娘倒是大大方方,胃口很好。临走,娘娘又塞了几块钱给大脚阿婆。大脚阿婆千恩万谢,走的时候还落了眼泪。我看娘娘,也是依依不舍。

再见到碗姑娘,大约是十年后了。那次和弄堂里的几个伙伴,去南翔老街玩。回来时经过真如,

看到有人在争执,我们便骑过去看热闹。却是个卖甘蔗的地摊,有人要摊主把甘蔗头斩掉再称,摊主不肯。那摊主,十六七岁年纪的女孩,伶牙俐齿,带点绍兴口音,清澈的眼睛闪着几分罕见的湛蓝。同行中有眼尖的,截截我说,像是来过你家的那个蓝眼睛。我细辨眉眼,果然是碗姑娘,已出落得苗条清丽,但又带点乡野的泼辣。但见碗姑娘举着乌绰绰的削皮刀晃晃,说,甘蔗头怎个好斩掉的,你的头可以斩了吧。那人被这种气势吓到,不响了。我们哄笑,这小女子偷换概念,蛮不讲理,却是十分有趣。我也没和她打招呼,就骑走了。回来说给娘娘听,娘娘笑着夸了句,小姑娘在行的。绍兴话里,“在行”是聪明能干的意思。

这些年闲来无事,一直在苏浙一带转悠。某次去上虞,途经一个小镇歇脚,不经意间眼睛一亮,却见一块牌匾上写着,“碗姑娘麦果铺”。心里不觉一顿。店门口有个老妇在和人说笑。那老妇腰杆笔直,额头光洁,并不显多老,引人注目的是她眼睛里透出的莹莹蓝色,只是那抹蓝色似乎比以前深了。这不是碗姑娘还能是谁。我笑着说,你是碗姑娘吧。碗姑娘笑道,是的是的。买麦果是吧。我笑道,我们其实认得的,你来过我家的。我说了我家住的那条马路那条弄堂,说到大脚阿婆,说到我娘娘。我说那时你还小,可能不记得了。碗姑娘细细地端详我,眼中那抹蓝色渐渐漾开了,拍掌笑道,记得记得,像的像的,你是小哥哥。你还教我捏过橡皮泥的。这个是阿嫂吧。碗姑娘满面春风地招呼我们在门口的桌椅坐下,泡好茶,又端来一盆热气腾腾的麦果,亲热地说,阿嫂,麦果是刚刚蒸好的,趁热吃,糯的。老妻慌忙欠身道谢。麦果是家乡的点心,有实心的,也有裹上馅子的。

立冬之后小雪时分,高脚的青菜从地里起了,送进城厢街头兜售。城里人穿着花花绿绿的,但天冷就只惦记那口清脆的咸香。

大青菜挂在墙边晒三两日便萎缩了,落在上面的阳光质地好像也温润起来。晒透的大菜像在墙根晒太阳数日子的老人,心里还有劲头却只能靠着回忆与日子周旋。整颗的青菜被盐码过之后还有不屈的心念,故又用石头压上去,好像强言规劝人的蛮横。人们为了表现某种得意或者喜悦,特地称高脚青菜为“大菜”。乡人汪曾祺在《故乡的食物》中所记高邮腌大菜的过程从容细致而简洁,至今似乎没有变化:把青菜成捆地买来,洗净,晾去水汽,下缸。一层菜,一层盐,码实,即成。随吃随取,可以一直吃到第二年春天。

青菜从地里断了根早已殒命,到盐水里似乎又成了水草一样生机盎然,在“今冬明春”的日色与吃法里重生。生吃是最简单的方法,一种带着草木清粉的清脆,咬得牙齿吱吱作响,最是佐粥下饭的好滋味。若用辣椒同炒至黄烂则更有妙味,尽管平原上并未特别嗜辣的爱好。冬深的时候鱼虾躲藏水底,但逃不过农民闲时冻得通红的双手,像是摸出来“水落石出”的答案,让平淡的日子增些鲜香的起色。切碎的咸菜似比鱼肉鲜美。尤其冷却后鱼洞里的咸菜,像是淤泥里周旋的水草,用筷头“掏”出来的滋味甚妙。这些都是捉襟见肘的日子逼出来的独特味道。冬至的时候杀年猪,所得猪血与咸菜炖,比与盐卤豆腐炖味道更厚实。实

在不得荤腥相佐,大慈姑切片同炒也清香爽口。

咸菜缸里的生长应着时令,没有盐水的保鲜,苦寒的冬日可能青黄不接。今天的日子富足起来,可人们到底还有念旧的情思,一口咸味早就生长进味觉的基因里。咸菜与慈姑烧汤,本是因伤害了青菜一筹莫展,才把褪去青色的咸菜请出来接续日子。这样的汤水当然难得见喜色,和清苦的慈姑纠缠又有点雪上加霜的意味。但日常还是有一种“苦中作乐”的魔力,以后这竟然成了一道有名的菜。敝县有个回民乡,饮食上保持清真特色,乡民用大咸菜烧羊肉,咸香掩盖羊肉腥膻,油脂中和青菜寡淡,着实是一道佳肴。那里人做菜有独特的心思,又比如炒韭菜的时杂几根芹菜,有奇香。

当年汪曾祺在他乡见下雪时,就会想到一碗咸菜慈姑汤。人们以为是所谓乡愁生发的深情,其实汪先生愁的是害怕想起少时喝得太多的咸菜汤。他说:“一到下雪天,我们家就喝咸菜汤,不知是什么道理。”又说:“我小时候对慈姑实在没有好感。这东西有一种苦味。”可见他愁的不是乡味思而不得,是怕日子的苦味再涌上心头。

好不容易熬到春寒过去,又一季青菜抖擞起来,咸菜缸的盐水起了浑浊的泡沫,这样的咸菜有“翻”掉而酸臭的危险。女主人连忙提了出来堆进锅煮熟,趁着晴天晒干后切碎成了梅干菜。齁咸的菜干在缺菜的日子可派上用场,能在幽暗坛子里继续生长多年。

## 碗姑娘

桑陌

## 小雪腌大菜

周荣池

重装潜水 (中国画) 章丽娟 桑建国

叫是叫麦果,其实是糯米做的。

我们随意交谈着。虽然没有见过几次面,中间又隔了漫长的岁月,但那股乡情却是真切的,浓烈的。我说,我后来还见过你,在真如那里卖甘蔗。碗姑娘爽声笑道,我做的行当多了,卖过塑料玩具枪,卖过锡箔黄纸,卖过黄酒香榧子梅干菜。没赚到什么钱,可也没饿肚皮。我心说,是大脚阿婆给你起的名字好。此时有乡邻经过,见我们说得热络,便说,碗姑娘,来人客了啊。碗姑娘笑道,是呀是呀,上海来的人客。这个上海人的娘娘呀,以前是给我娘娘梳头的大娘。

我一口茶喷出来。



## 冬季到黑河来看雪

黄阿忠

入冬了,窗外远处的黑龙江刚演过一场排冰的演练,那“嘭嘭”的撞击声,犹如冲锋的战鼓。

骤雪,是雨水凝结之颗粒跟着风,伴着雪舞动,发出沙沙的翻滚声,忽而被风吹成团簇拥成片,唱出阵阵节奏;忽而又飘成线,奏出一阙急聚和舒缓交织的优雅乐章。雪飘到白桦树林,白桦的树干在莹白的雪地中显得灰白,白雪以其洁白幽微醒目,而桦树不能相比,却输白桦聚集一片而产生的紫灰、蓝灰、黄灰之颜色。白桦树干上的眼睛,形状不同,仿佛都在看着雪,有的睁大眼睛张望,有的眯着眼睛含情脉脉,装扮成不同的表情。白桦、柞树、黑桦密翳,雪花乘风幽姿萧散,相映空远;桦树林前有一棵松树,青翠的颜色在雪地里显得深沉,树的顶部积雪一簇,像是在美容店飘染的一头白发;黑桦、黑松成一片,而大自然安排了疏密,将大块的白雪与黑桦、黑松对比,留下了看雪的审美。

冬日的阳光照在卧牛湖周边连绵起伏的山峦上,雪晴云淡,山河素装。山上的柞树是黑色的,在白雪中显得深沉、静谧,虽不言语,而在自然中却有一种无声的呐喊;山麓下年轻的小白桦,像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精灵在紫色的氤氲中浅吟低唱,那般意味,那样的诗性,给予了美的遐想空间。

山峦之间的农田被大雪覆盖,那一大片是大地呼吸的空间;林间的道路被车碾压成一条条黑线,连接两边的村、屯,点、线的疏密又成了审美;白桦林是无处不在的,黑松、红松仿佛是村、屯的标配,这色彩也是绘画记取的。与之白雪、黑柞、红松色彩组合,仿佛看到了俄罗斯风景画家列维坦的油画。

冬季到黑河来看雪,看洁白无瑕的雪留下的诗篇;感怀大雪给予的性情、思绪、精神和寄托。

## 开启心中的导航仪

夏文成

前些年去杭州,想去见识见识传说中的“人间天堂”西湖以及传说中的雷峰塔,但站在街边,看着蛛网一般的街道踌躇不已,不知该向何方迈步,只得打车前往。在西湖和雷峰塔周边转了转,见天色已晚,得赶回酒店吃晚饭,但我已吃不准宾馆所在方向。只好打车。出租车掉头,我质疑他是不是搞错了,认为他在南辕北辙故意绕弯子。司机笑言他是杭州人难道还不熟悉杭州路吗?想想也是,便闭嘴,回到宾馆,一看计费与出去时差不多,心中便释然。

回到省城昆明,自由活动。闲极无聊,决定去逛逛昆百大。虽然多次到过昆明,但庞大的春城在我心中就是一团乱麻。想买个地图确定一下昆百大的方位,但未买到,于是又打车。我本想通过车窗识别一下沿途景物,以便返回时作参照,无奈车速太快,弄得眼花缭乱,只得作罢。返回时,有点不信邪,想考验一下自己,决定徒步回去。按照自己心中确定的宾馆方位,一路走一路打听。有趣的是连问了三个交警,竟然一问三不知,笑答刚来,不熟悉昆明道路。于是就问自己认为是老昆明的老年人,一路七弯八拐,五公里路走了一个多小时,总算摸到了自己所住的宾馆。

人的一生要跋涉各种各样的路,它的前方有激流险滩,有陷阱暗礁,也有风雨迷雾,只有事先开启心中的导航仪,设定你需要到达的目的地,然后一路百折不回,勇往直前,也许才有希望抵达理想的目的地。

## 十日谈

新年之约  
责编:殷健灵

去榴莲园跨年,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,处处榴莲飘香,请看明日本栏。